

而後達於衆妙之門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七

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尺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清 師 成 玄 英 疏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疏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交差萬緒惟安大順則所在虛通若其逆物執情必遭禍害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註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疏龍逢比干外篇已解箕子殷紂之庶叔也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佯狂亦終不免殺戮惡來紂之佞臣畢志從紂所以俱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

流于江甚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註精誠之至

疏碧玉也子胥長弘外篇已釋而言流江者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為鴟鳥之形盛伍員屍浮之江水故云流于江

甚弘遭譖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譖遂刳腸而死蜀人感之以置盛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乃精誠之至也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註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

疏孝已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

鄰爭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重而至忠至孝尚有不愛不知況乎世事

萬塗而可必固者唯富忠懷物我適可全身遠害

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疏夫木生大火剋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故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金燦是以誠

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燦滅之敗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手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註所謂錯行

疏水中有火電也乃焚大槐霹靂也陰陽

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人
乖和氣敗損亦然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註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
左右無宜也

疏不能虛志而忘形域心執固是以馳情
於榮辱二境陷溺於憂樂二邊無處逃形
隱辱不得成

註於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
得成

疏墮惇猶怵惕也不能忘情忘懷矜惜故
雖勞形怵慮而卒無所成

心若懸於天地之間
註所希歧者高而闊也

疏心徇有為高而且遠馳情逐物通乎宇
宙

慰馨沈也

註非情爽平暢也

疏迷心則慰喜乖意則昏悶遇境則沈弱
觸物則屯邈既非清爽豈是平暢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註內熱故也

疏夫利者必有害蟬鶴是也纏纏於利害
之間內心恒熱故生火多矣
衆人焚和

註衆人而遭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
焚也

疏焚燒也衆人猶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為
而每馳心利害內熱如火故燒燄中和之
性

月固不勝火

註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疏月雖大而光圓火雖小而明照諭志大
而多貪不如小心守分

於是乎有儻然而道盡

註唯儻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疏儻然放任不矜之貌忘情利害淡爾不
矜虛玄道理乃盡於此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疏監河侯魏文侯也莊子高素不事有為

家業既貧故來貸粟

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
乎

疏諾許也鋼鐵之類皆名為金此非黃金
也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
子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
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
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
升之水而活我哉

疏波浪小臣因於車轍君頗有水以相救
乎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
迎子可乎

疏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衆惟蜀
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
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
我於枯魚之肆

註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疏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鮒魚波浪失於常處升斗之水可以全生乃激西江非所宜也既其不救斯須不知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時有機宜苟不逗機雖大無益也

任公子為大鈞巨網五十犗以為餌

疏任國名任國之公子巨大也縑黑繩也

犗捷牛也餌鈞頭肉既為巨鈞故用大繩

縣五十頭牛以為餌

躡手會稽投竿東海

疏號為巨鈞暮年不得魚躡踞也踞坐也

踞其山

旦旦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鉛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

聲聲俛鬼神憚赫千里

疏暮年之外有大魚吞鈞於是牽鈞陷波

馳驚而下揚其頭尾奮其鱗鬣遂使白波

如山洪波際日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潮河以東蒼梧

已北莫不厭若魚者

疏若魚海神也潮浙江也蒼梧山多在嶺南舜葬之所海神肉多分為脯腊自五嶺已北三湘已東皆厭之

已而後世輕才氣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疏代末李葉才智輕浮諷誦詞說不敢玄

道聞得大魚驚而相語輕字有作輕字者

輕量也

夫揭竿累趨灌濇守鮒鮒其於得大魚難矣

疏累細繩也鮒鮒小魚也揭揭細小之竿

繩趨走漑灌之溝濇適得鮒鮒難獲大魚

也

飾小說以千縣令其於大遠亦遠矣

疏千求也縣高也夫脩飾小行矜持言說

以求高名令問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字

作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

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

亦遠矣

註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

所適也

疏人間世道夷險不常自非懷豁虛通未

可以治亂若於名飾行去之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

何若

疏大儒碩儒謂大博士從上傳語告下曰

臚臚傳也東方作謂天曙曰先起儒弟子

發冢為盜恐天時曙故催告之問其如何

將事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疏小儒弟子也死人裙衣猶未解脫捫其

口中知其有寶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

死何舍珠為

疏此是逸詩久遭刪削凡貴人葬者口多

舍珠故誦青青之詩刺之

揆其鬚髮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顛

無傷口中珠

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

恃也

疏接撮也摩揜也顛口也控打也撮其鬚

按其口鐵椎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別之
是以田恒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
發家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返以告

疏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蒙山楚

王知其賢遣使召為相其妻采樵歸見門

前有車馬迹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召我

為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為人用制而之不

能為人制之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負

妻戴筵於江南莫知所之出取薪者采樵

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註長上而從下也

末僕而後耳

註耳却近後而上僕

視若管四海

註視之儼然似管他人事者

不知其誰氏之子

疏脩長也趨短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

上長肩背偃僕耳却近後瞻視高遠所作

忽忽觀其儀容似營天下未知子之族姓
是誰督其異常故發斯問

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疏魯人孔丘汝宜喚取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

矣

註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

疏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未語宜遺汝身

之躬飾忘爾容貌心知如此之時可為君

子

仲尼揖而退

註受其言也

疏敬受其言揖讓而退

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註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疏感然驚恐貌謂仲尼所學聖迹業行可

得修進為世用可不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註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

也

疏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為姦成
萬世之禍時聖迹而驕整則陳恒之徒是
也亦有作驚音者云使萬代驅驚不息亦
是奔馳之義也

抑固窶邪

疏固執聖迹抑揚從己夫於本性故窶窶

亡其略弗及邪

註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

及之事也

疏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真道

患以歡為驚終身之醜

註患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

故一惠終身醜也

疏夫以施惠為歡者惠不可徧故整慢者

多矣是以用惠取人適為怨府故終身醜

辱

中民之行進焉耳

註言其易進則不可忘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註隱括進之謂也

疏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為進退故聞堯之美相引慕以利名聞桀之惡則結之以隱匿

與其舉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註閉者閉塞

疏贊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馳失性多矣故不如善惡兩忘閉塞毀譽則物性全矣

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

註順之則全靜之則正

疏夫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註事不速本故其功每成

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興起事

業恒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

奈何哉其載焉終於爾

註於不可載故遺而求有也

疏奈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義之速擾挽物心運載於莊終身不替此是老萊詆訶

夫子之辭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

疏宋國君諡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旁曲室之闚門

阿旁曲室之闚門

曰子自宰路之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

者余且得子

疏自後也宰路江畔淵名姓余名且捕魚之人也

之人也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

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余且會朝

疏命召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

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

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

疏心疑猶預殺活再三乃殺吉遂刺龜也

卜之

乃刺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筭

疏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筭計吉凶

曾不失中

仲凡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筭不能避刺勝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註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

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

疏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至人之處世忘

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幸將死天均其

寂魄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

議之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註不用其知而用眾謀

魚不畏網而畏鸕鶿

註網無情故得魚

疏網無情而得魚喻聖人無心故天下歸

之

去小知而大知明

註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疏小知取捨於心大知無分別遺問奪之

情故無分別則大知光明也

去善而自善矣

註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

矯而自善也

疏遠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故前文云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又老經云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嬰見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註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改而學彼也

疏夫嬰兒之性其不假師匠年漸長大而

自然能言者非有心學之與父母同處率

其本性自然能言是知世間萬物非由運

知學而成之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

疏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言宏博不契

俗心是以惠施譏為無用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疏夫有用則同於天折無用則全其崖故

知無用始可語其用

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

用

疏墊掘也夫六合之內廣大無最於地人

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物無用成功

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

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

也

疏宜置容足不可得行必候餘地方能運用脚足無用之理分明故取老子云有之

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

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

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

知所以得也

疏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異自有聞言如

影響自有智昏救察故性之能者不得不

由性之無者不可強涉各守其分則物皆

不喪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任與

註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

疏流蕩逐物逃遁不返果決絕滅因而不

移比之志行極愚極鄙豈是至妙真知深

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之意謂其如此

覆墜而不及火馳而不顧

覆墜而不及火馳而不顧

註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

疏愚迷之類執志愆然雖復家被覆沒身

遭顛墜亦不知悔反馳逐物情急如煙火

而不知回顧流遷決絕遂至於斯耳

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

註所以為大齊同

疏夫時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

舜禹應時相代為君臣也故世遭革易不

可以為臣為君而相賤輕流遷之徒不知

此事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註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

疏夫世有與廢隨而行之是故達人曾無

1. 4. 2. 0. 1. 2. 1. 1. 1.

留滯

夫專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

註古無所專今無所卑而學者專古而卑今失其原矣

疏夫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古今情事變也

不同而乃貴古賤今深乖遠鑿適滋為學小見豈曰清通

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註隨時因物乃平泯也

疏狶韋三皇已前帝號也以玄古之風御

於今代澆淳既章誰能不波蕩而不失其

性乎斯由專古卑今之弊也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

註當時應務所在為正

順人而不失已

註本無我我何失焉

彼教不學

註教因彼性故非學也

承意不彼

註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

其我

疏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化彼非學心而

本性具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稟承

教意以導性而真道素圓不彼教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

徹為知知徹為德

疏徹通也顫者丘是之事也夫六根無壅

故徹聰明不蕩於外故為德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

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

跖則象害生

註生起也

物之有知者恃息

註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

疏天生六根廢一不可耳聞眼見鼻嗅心

知為於分內雖用無於若乃目帶桑中之

色耳淫濮上之聲鼻滋蘭麝之香心用無

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徹哉故六根窮

徹則氣息通而生理全

其不殷非天之罪

註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

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

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

疏殷當也或縱恣六根馳逐前境或竅穴

哽塞以害生崖通曠二徒皆不當理斯並

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辜

天之穿之日夜元降

註通理有常運

疏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

未嘗止息

人則顧塞其實

註無情任天實乃開

疏竅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壅塞根竅

滯溺不通

胞有重闕

註闕空壙也

疏闕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藏胃藏胃

空虛故通氣液

心有天遊

註遊不係也

疏虛空故自然之道遊其中

室无空虚則婦姑勃谿

註爭處也

疏勃谿爭閭也屋室不空則不容受故婦

姑爭處無復尊卑

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

註攘逆

疏鑿泮也攘則逆也自然之道不遊其心

則六根逆不順於理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註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疏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也

德溢乎名

註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

疏溢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過多者為

尚名好勝故也

名溢乎暴

註夫禁暴則名美於德

疏暴殘害也夫名者士之器名既過者必

更相賊害內篇云名者相軋者也

謀稽乎諒

註諒急也急而後考其謀

疏稽考也諒急也急難之事然後校謀計

知出乎爭

註平往則無用知

疏夫運心知以出境則爭聞斯至

柴生乎守

註柴塞也

疏柴塞也守執也域情執固而所造不通

官事果乎眾宜

註眾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

疏夫置官府設事條者須順於眾人之宜

便若求逆之則禍亂生

春兩日時草木怒生銚鐻於是乎始修

註夫事物之生皆有由

疏銚耜之類也鐻鋤也青春時節時雨之

日凡百草木萌動而生於是農具方始修

理此明順時而動不逆物情也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註夫事由理發故不覺

疏植生也銚鐻既修去除花葦幸逢春日

鉏罷到生良由時節使然不可以人情均

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靜然可以補病

註非不病也

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簡靜可以療之

皆城可以休老

註非不老也

疏前齊髮鬢然狀貌也衰老之容以此而

沐浴

寧可以止遽

註非不遽也

疏遽疾速也夫心性急迫者安靜可以止

之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

而問焉

註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

疏夫止遽以寧療躁以靜者以對治之術

斯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事務也豈是

體道之士閑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風

彩情高故未嘗暫過而顧問焉

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註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疏駭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迹之名

為其垂教動人故不過問

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證空為賢並照為聖從深望淺故不問

之

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何以人物君子故駭動諸侯之國賢人

捨有故不問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註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

疏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恒之徒無

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也

濱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註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

疏東門也亦有作實者隨字讀之東門之

孝出自內心形容外毀惟宋君嘉其至孝

遂加爵而命為卿鄉堂之人聞其因孝而

貴於是強哭詐毀矯性偽情因而死者其

數半矣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

之

疏堯知由賢禪以九五二西耳辭退逃避箕

山湯與務光務光不受訶罵曠怒遠之林

籟斯皆率其本性腥臊榮祿非關矯偽以

慕聲名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

年中徒狄因以踏河

註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

疏姓申徒名狄姓紀名佗並隱者聞湯讓

務光恐其及已與弟子踰水旁諸侯聞

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

事慕其高名遂赴長河自溺而死波蕩失

性遂至於斯矣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

疏筌魚筍也以竹為之故字從竹亦有從

草者菰筌也香草也可以餌魚置香於柴

木蘆葦之中以取魚也蹄兔置也亦兔疆

也以繫係兔脚故謂之蹄此二事譬也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疏此合喻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因筌

蹄而筌蹄實異魚兔亦由玄理假於言說

言說實非玄理魚兔得而筌蹄忘玄理明

而名言絕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

斯難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八